



白蛇后传

800年轮回，
只为铸造一个爱情传说！

刘幼茹 改编


BAISHEHOZHUAN

唯美传奇，荡气回肠，带给你不一样的神话经典！



白蛇后传

刘幼茹 改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蛇后传 / 刘幼茹改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04-1169-4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7516 号

白蛇后传

作 者: 刘幼茹改编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430 千字 印张: 26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169-4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Chapter 1

“西湖水干，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这句话就像一个箍儿紧紧地勒着青蛇的头，更是一道咒语，在她的脑海里烙下深印，一碰即令她痛彻心扉。

与“咒语”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面目可憎的脸。正是最为小青所不齿、最该被钉上数千钢针后再下滚烫油锅油炸、理应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永不得超生的法海。“死秃驴！”每当从小青咬紧的牙关里蹦出这个“称呼”的时候，她原本清秀的面容就会瞬间变得扭曲起来，圆睁的双眼里有一团燃烧得想要吞噬一切的怒火。

自从法海把白素贞囚困在雷峰塔内，向来自命不凡且有些恃才傲物的小青一心想救白蛇出塔而把白蛇对她的规劝之语抛在脑后，凭借着一股子猛劲儿勇闯禁地，与法海在塔前斗法。怎奈其法力尚浅，在金钵阵前犹如以卵击石，非但未救出人来自己还差点被金钵收去。身负重伤的青蛇只得仓皇逃离杭州城，遁入黑山之麓的竹林深处，调养生息养精蓄锐，以待伤愈后再重新杀回。

这一日，小青又在梦中惊醒。她记得梦中那张端庄秀丽的脸庞、曾经如花般醉人的笑容以及让她一想起便会由衷感到温暖无比的慈爱目光。只可惜，这片刻的美好又一次被那鬼魅般随行的身影破坏。小青闭上眼，努力回想着姐姐在梦里说过的话，然而重现眼前的只是两片失色的唇在无力地一张一合着。

“姐姐，我来了！死秃驴，你等着受死吧！”小青猛地站起身，抓起桌上的青蛇剑，疾风一般冲出密室，隐入云端。

钱塘之畔，乌云蔽日，狂风四起，黄沙落叶漫天飞舞，浪涛拍打着岩石，远远望去只见天水相接，混为一色，而雷峰塔却兀自地矗立着，尤为醒目，此情此景宛如一幅泼墨的大写意。忽然，一道绿光当空劈了下来，仿佛要将雷峰塔从中间剖开。刹那间，又一声霹雳，浓云之中电光一闪，只见来者身着黄色法衣外披红底黄格的袈裟，紧握一柄与人同高的金色法杖，蹙着双眉，手背上青筋凸现，显然是在面对来意不善的小青时，克制着某种情绪。

小青拔出青蛇剑，指向法海的咽喉，对方却纹丝不动，视若无物。小青觉得被人羞辱，杏眼怒睁，大喊道：“臭和尚，快放了我姐姐！”

“阿弥陀佛！无论是人是妖，心净即佛。青蛇你执迷不悟，今日又犯下弥天大错，还不快快束手就擒！”法海厉声呵斥道。

“哼！”小青冷笑起来，“我姐妹二人所犯之错皆是因你而起。你先逼得姐姐水漫金山，如今又逼着我吸干了西湖水，竟还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哼！收起你的假慈悲，留给那些愚昧无知的善男信女吧！”

“阿弥陀佛！你还是快些醒悟，苦海无边，回头即岸。”

青蛇冷冷道：“哼！赖皮和尚，我且问你，你说过的话可还作数？”

法海面色凝重，斩钉截铁地说：“出家人不打诳语！”

小青咬着嘴唇，道：“好！‘西湖水干，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这话是你说的吧？”

“是老衲所言，但这要靠天意而非人为！只有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才能让你姐姐脱离苦海。”法海不愿大开杀戒，只希望面前的青蛇能够“开悟”，放下这人间一切，随缘随喜。

小青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了，今天我一定要把这雷峰塔撞倒，救出姐姐！”

“那请先破了我的金钵阵。”法海说罢便把金钵往天空中一抛，金钵瞬间变成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雷峰塔上，隐约间听到从塔内传出了白素贞痛苦的呻吟声。

“姐姐！”小青大喊一声，挥起青蛇剑迎向法海，可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找不出金钵阵的丝毫破绽。而塔里白素贞那一声声的“小青，救我！”好比一根根刺深深地扎入了她的心里。

“姐姐，你小心，我要撞塔了！死秃驴，去死吧！”话音刚落，一条全身泛着乌青色张着血盆大口的大蛇腾空而起，紧紧缠住雷峰塔，死命地往里收紧。可任凭她怎样摇动，塔身却如钢筋打造一般，屹然不动。青蛇已吃过金钵阵的亏，自知拼死一闯未必能胜，突然一个转念，停止了与法海的纠缠，转而直冲云霄，朝着天宫飞去。

尽管小青的举动有些突然，但也在法海的预料之中。他收起金钵，望着小青远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神情。

至于观音大士手中所执的这件净瓶，小青虽早有耳闻，却从未见过。可世事偏有那么多的巧合，就在数日前，她从同在竹林内修炼的小狐仙那里听说玉帝已把净瓶从观音大士的南海普陀落迦山请至天庭供奉，等过了西王母的蟠桃盛会后才奉还，谁知这不经意间透露的信息却像给小青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刚上到天庭，小青就为远处一簇五色彩光所吸引。它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她，引领她来到供奉净瓶的玉石宝匣前。

小青左顾右盼一番，却看不见一个守卫。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小心地从宝匣内取出净瓶，捧在手上仔细端详起来。“净瓶！太好了，有了你，我就可以救姐姐了！”她心里默念着，这一刻终于可以放松紧绷的弦，久违的笑容也在嘴角边悄然绽放。在青蛇眼里，净瓶就是希望，如今这份希望已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必须在天兵发现瓶子失踪前离开，更要分秒必争地在其被夺回之前救人出塔！事不宜迟，青蛇收起净瓶立即前往南天门。

平日的南天门虽非人声鼎沸之地，可也有四大天神轮流驻守，今日里却静得出奇。小青心存侥幸地以为幸运天平是向着她倾斜的，正当她抬脚准备迈出南天门的时候，从空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呵斥声：“妖孽，哪里走？！”这一声直震得小青两耳嗡嗡作响。她下意识地把脚一收。就在此时，哪吒及一班天兵突然出现，把她围堵在了南天门口。

“何方妖孽，胆敢私闯天庭？！”哪吒的红绫枪直指小青胸口。

“我是来向玉帝求情的！”小青说。

“笑话，玉帝岂是你想见就见的？！天庭是你等妖孽随便出入的地方吗？”哪吒冷笑了一下，继续道，“废话少说！你私闯天庭，盗走净瓶，冒犯天规，还不束手就擒！”

“我是情非得已，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小青恳求道。

“你们还不快把她拿下！”哪吒不容对方再作解释，一声令下，天兵们迅速在青蛇身边收拢成一个圈，小青见状只得抽出宝剑奋力迎战。起先，她还占有些许的优势，手中那把青蛇剑好似猛龙出洞，随手一指便在天兵身上留下一道伤痕，就算有再多的天兵聚拢过来，小青也可见招拆招使他们近不得身。哪吒眼见部下接二连三地成为小青的手下败将，脸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亲自上阵。果然几招过后，小青就处在了下风，只有四处躲闪的份儿了。突然小青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她不由得心里暗自叫了声“糟糕”。

哪吒正要得意地把人带走，这时，一道炫光从小青的衣襟中闪出，挂在半空散发出一道夺目的光芒，这光芒刺得哪吒和天兵都睁不开眼。小青顺着光芒定睛一看，原来那道炫光正是从镶嵌在净瓶胸前的月长石里发出来的。她趁着众人视力受困之际，跃上空中，拿住净瓶，接着一个鲤鱼打挺翻出了南天门。

傍晚时分的西湖是如此静谧，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半边天空，柔风轻拂着岸边的柳枝，残叶随风飘去，落入湖中，激起一片涟漪。忽然，平静的湖面狂风大作，禽鸟四散。一道闪电扯裂了夜幕，一条似波纹流动的炫彩流光飞速冲下，随即而来的一股铺天盖地的黑色旋风，风驰电掣般追赶着前方的流光。这两股力量从天空追至地面，冲入湖面又隐没在龙井山上。所经之处，电闪雷鸣，狂风肆虐，暴雨如注。

化身在黑旋风中的天兵们已压近了龙井山，地上的灌木从簌簌作响，旋风将低矮的茶树吹得左右倾倒。那道身似蛇形的流光正在茶树中极速穿行，眼看就要被黑旋风吞没了，可瞬间又挣脱开来。

守在龙井山上已有千年的老茶树精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不轻，急忙现出身形，艰难地拉起最疼爱的五个小精灵。可那几个顽皮的小家伙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依旧玩兴正浓。

神情凝重的老茶树精抬头仰望天空，对着那两股打得难分伯仲的光，喃喃自语道：“鲍家列祖列宗保佑啊，我老茶树精这千年来没做过坏事，兢兢业业地守护鲍家，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你们今天可得显显灵，保佑你们的子孙别让这阵狂风给毁了呀！列祖列宗们，保佑呀！”他的语气里充满了焦虑。

与此同时，那道炫彩流光快速地俯冲而下。

“啊呀，快看！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小龙井喊道。

稍年长的狮峰大喊一声“不好”，急忙拉着小龙井躲到了老茶树精的怀抱中。

很快，一无所获的天兵们收起旋风，悻悻地打道回府了。待他们走远后，小茶树精才把老茶树精请出来。老人小心地伸出头想要一探虚实，这时，那道炫彩流光蹿了出来，在上空略作停顿，在确认老茶树精他们没事之后，转身朝着与天兵相反的天际飞去。

“什么东西跑到我这里避难来了？”老人一脸的疑惑，自言自语起来。

逃过天兵追逐的青蛇早就精疲力竭了，还没等飞出龙井山就失足跌落到一个山坳中，手里还紧握着净瓶。此刻的她已是身如浮云、气若游丝，不觉瘫倒在地上，晕厥了过去。净瓶上的月长石倒像同她有着感应一般，光芒渐弱。

老茶树精一直等到暴风雨完全退去才叫出精灵们。“出来吧，没事了，没事了！”他朝着茶园大喊起来。

梅坞第一个显身而出，不放心地问道：“真的没事了吗？”

“你们几个待着别动啊，让我看看动静。”老茶树精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朝着远方走去。

老人刚离开，眼尖的龙井发现了山坳里的红光，惊讶地大喊起来：“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呀？”胆小的梅坞躲闪在龙井身后，怯生生地问。

“嘿，笨蛋！这都不知道，那是彩虹。”虎跑得意地说，“下完大雨，经常会出现的。”话音刚落，脑袋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

云栖反驳道：“大晚上的，哪来的彩虹呀？！”

“就是！”狮峰帮腔道。

虎跑刚想争辩，狮峰就已经跑开了。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龙井建议着。

“走吧，走吧！”狮峰连忙响应。

“等等，等等！”梅坞说，“万一妖孽呢？！”

“怕什么，是妖孽我们就打倒他！”狮峰说着还挥了挥拳头。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五个小树精一起来到闪着暗色光芒的山坳处。只见得有一个东西正闪着光，而一旁的地上似乎躺着什么东西。

“啊，妖精！”虎跑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云栖上去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嘘！大半夜不要鬼叫好不好？你们仔细看看！”云栖说。

“不会又是什么怪物吧？”梅坞问。

“我去看看。”狮峰壮着胆子，慢慢靠了过去，余下几个紧随其后。借着月长石的微光，他们看到了身受重伤正陷于昏迷的小青。

“原来是个姐姐，她好可怜呀！”梅坞说。

“姐姐，你醒醒！”他们几个围在青蛇身边不停地喊着，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贪吃的龙井突然对青蛇手中的净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自言自语道：“好神奇的瓶子，里面一定有好吃的。”说罢便冲了过去，卯足力气从小青的手中抽出了瓶子。众人见状急忙上前帮忙，一起抬着瓶子来到了不远处的空地上。

龙井轻晃了一下瓶子，感觉里面有液体晃动，于是好奇地抬起瓶口想要一探究竟。只见一滴水珠慢慢从瓶口滴落下来，他赶紧用嘴接住，咂巴了几下嘴。“哇！好甜！”龙井惊喜地说。就在这个瞬间，他的身体一下翻倍增长，他自己却并没察觉。

“变大了！变大了！”其他小树精对龙井的体型变化吃惊不已，大家觉得这只瓶子果然非同寻常，都想尝一下甘露的味道，便开始争夺起来，可谁都争不过变成大个子的龙井。

“别抢，别抢！让我再喝一口！”龙井晃了晃瓶子，把瓶子口对准嘴巴倒了过来。甘甜的琼浆慢慢流入他的嘴巴，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大，身体周围渐渐地开始有炫彩流动。

“又变大了！”云栖大喊道。

“真的，真是太神奇啦！”大家纷纷感叹起来。

喧哗声惊醒了小青，她睁开了眼。

梅坞突然大叫一声：“姐姐醒了！”

“快跑，快跑！”小树精们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准备溜走。

检查完后山的老茶树精突然发现孩子们不见了，正在纳闷时，就瞧见几个小家伙扛着一件闪光的物件在茶树间胡乱穿行。“唉，别乱跑！”他一边高声喊着，一边追了过去。

这时，一道绿光挡在了五个小家伙的面前，小家伙们一惊，停了下来。“谁家的野孩子！把东西还给我！”小青骂道，见大家都没反应，一气之下便拔出青蛇剑，想威吓一下他们。

老茶树精见状不妙，抡起拐杖就朝小青打去。

“何方妖孽？多管闲事！”小青见是一个又枯又瘦、毫不起眼的怪老头，脸上浮起一丝不屑的神情。

老茶树精气呼呼地说：“谁是妖孽？！我可是绿茶先祖，兼鲍家守护人。这杭州城上上下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乃鼎鼎大名的十八棵茶祖宗是也！”

对于老茶树精的这番自我介绍，小青甚是不满，冷笑道：“我看你是最差劲的祖宗！自己儿孙偷了别人的东西，非但不管，还要护着他们。”

“谁偷你东西了？”老茶树精问。

“就是他！”小青指着龙井说。

龙井不好意思地躲在岩石后面，怯怯地说：“爷爷，我们没有偷，我们只是想看看这个瓶子。”

深知那几个淘气包性格的老茶树精生气地对小青说：“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

小青一心想赶快拿回净瓶，不愿跟老头再费口舌，拉开架势就同对方厮打在了一起。但她的目的也仅仅是夺回瓶子，并非与老者拼性命，便处处刻意收敛，可越是如此越是跟老茶树精纠缠到了一块儿。

突然间，半空中闪出一道霞光，小青看到净瓶已脱离龙井之手，立刻离开战场尾随净瓶的光影而去。几经追逐，终于在一个宅院前抓住了净瓶，她抬头一看，檐沿下高悬的灯笼随风摇摆着，好半天才在那微弱的光下，看清门匾上红底金字写着“鲍府”二字。

小青满意地带着净瓶往雷峰塔赶去，刚经过龙井，原本提着的真气却瞬间消失，一下跌落在深井之中。她摸摸这里，又敲敲那里，不禁对这个临时歇脚处产生了几分好感。她拿出净瓶，找了一处平地开始运气疗伤，却不知自己的灵气跟净瓶的灵气相碰之后凝成了一团格外明亮的流光，照亮了一整片山林。

幽暗的钱塘江上，一叶轻舟慢慢驶入江心。只见天际处雷电交错，狂风掀着大浪，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小船左右摇摆，仿佛随时都会被打翻。船头站着一个道士打扮的中年男子，此人正是江湖中人称“赛神仙”的夏侯哲。只见他仰头观着天相，摇着鹅毛扇掐指一算，眉头才略有舒展，不禁感叹起来：“还好，真是走得及时。看天相，大祸将至呀！”

船家听到这番话，好奇地问道：“先生，外面风这么大，您怎么还摇扇子呀？”

“开你的船吧！”他微微一笑，并未作答。

暴雨来临前的杭州城内，各户门窗紧闭，路上少有行人。只有打更人顶着大风，恪尽职守地沿街巡查。

与寂静的大街有着天壤之别的是鲍府。虽已是二更时分，但整个鲍府上下却依旧灯光通明。中庭以及各屋的门窗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细听之下，风声中还夹杂着一个女人即将分娩的哭喊声。而这家的家丁、丫鬟们正为了迎接一个迟迟不降生的新生命乱作一团。

大风又一次吹开了书房的大门，墙上的一幅仕女图在风中摇摆不止。

“快点把门窗护住，产房是不能进风的。”一个家丁大喊道。很快，众人拿出多余的褥垫护在了产房门口。

鲍颜承乃杭州城鲍家的第八代传人，自幼饱读诗书，一心只想入京为官，后来情非得已才留在杭州照料祖上的茶园。这一年，他已年过不惑，才与结发二十年的妻子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可谁知这个孩子来得那么痛苦。他在书房里焦急地徘徊着，突然想起那个“赛神仙”不久前跟他说过的话，一想到这儿便心神不宁起来。这时，又传来了夫人那痛苦的呻吟声，他再也忍不住，推开书房大门，健步走到产房门口，却被众人团团围住。

“谁敢挡着我，我就先杀了他！”鲍颜承咆哮道。

“老爷！你不能进呀！”众人围着他。

稳婆闻声从产房里出来，说：“老爷，男人是万万不能进产房的！弄不好要引来血光之灾呀！”

鲍颜承一怒之下抓住稳婆，厉声问道：“都三天了，怎么还没生出来？你非要给我拖到今天三更吗？来人，把这个骗子给我扔出去！”说罢便把稳婆往外一推，“去！给我找一个真正的稳婆来！”

这时，家丁们面面相觑，低下头，谁也不敢吱声。

鲍颜承大喊着：“都愣在那儿干吗？去啊！”

“老爷，这已经是杭州城最后一个稳婆了，其余的都被您撵走了。”家丁无奈地回答着。

“管家呢？管家去哪儿了？连个稳婆都找不到，我要杀了他！”鲍颜承越说越激动，整张脸都扭曲了。

“回老爷，您让刘管家在后院观察井水变化。小的这就去叫他。”家丁答道。

不多时，一脸惊恐的刘管家跌跌撞撞地从后院跑了过来，大口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来……来了。老爷，这……”

鲍颜承看到管家紧张又惶恐的表情和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顿时心慌起来。“出什么事了？”他问，语气中充满了不安。

“老爷，大事不妙呀！真如那道士所说，后院的井水开始沸腾了！”

“什么?!”

“老爷，我看还是把那个道士请回来吧！看看有什么办法。”

鲍颜承的眼中充满了惊恐，却坚定地予以回绝：“不，不行！”

“这……”

“不管怎么说，这里面也是我的儿子！”鲍颜承喃喃自语道，说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刘管家连忙蹲下身，说：“老爷啊，事到如今，我看还是把他请回来，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鲍颜承沉默不语，只是死死地盯着产房的门。

刘管家催促道：“老爷，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老爷，快拿主意呀！”

鲍颜承直勾勾的眼神令人发怵，半晌之后，才从牙关里艰难地挤出了一个字：“请！”

刘管家已顾不上搀扶老爷，匆忙跑开了。

鲍颜承站起身，看着站在身旁早已乱了方寸的稳婆，凶巴巴地朝她嚷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帮忙！三更之前一定要生出来，否则我要你的命！”又指着一个家丁喊道：“你，快去把那道士给的符拿出来贴上。”

“是，老爷！”家丁领命正要转身离去，又被他叫住。

“等等，”鲍颜承又想到了什么，补充道，“还有金圈，挂在产房门上！”

“是！”

“快点！”他大声喊道。望着家丁离去的背影，鲍颜承的耳畔突然响起那位道士曾跟他说的这段话：“天有异象，杭州城厄运。六月初二子时，将有灾星降入鲍府。此人必为杭州带来大难，必须除之，以绝后患。”

“不！不！”他失神地跌坐在了地上。“不！我鲍颜承做错了什么，要遭此厄运？苍天啊，列祖列宗在天有灵，快救救我鲍家吧！”他仰天长啸。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哭喊声越来越轻，逐渐被淹没在风雨声中。

丫鬟端着一个木托盘走了过来，白色的瓷盏里一芽二叶，汤明色绿。可此时的鲍颜承却无心欣赏。“老爷，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喝口热茶吧！”丫鬟说。面无表情的鲍颜承只是伸手轻轻推开了。

“老爷，您看这个金圈要不要挂上？”被指派前去取金圈的家丁很快回到产房前，把手中的物件摊开在鲍颜承面前。

“金圈?!”鲍颜承一听到这个词，灵魂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原体。他站起身，接过家丁递上的金圈，小心地摩挲着。这只金圈，外表看来跟妇人平日里所佩戴的

金手镯并无二致，既无宝石镶嵌又无花卉镂雕，只有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把它托在手中放在月光之下，才可看见它散发出一层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金光。当然，鲍颜承并不会因此而觉得“金圈”有多金贵，甚至更多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想不起它来。

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得他不去想。他想到了将此物交予他手中的赛神仙。“这个乾坤圈是我师父传下来的，是天上的圣物。将它挂在门上也许能震住那灾星，但也可能会伤了你儿的性命。我看在杭州城百姓的分儿上把它留给你。你好自为之吧！”这段话一字一句都如此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回响着，仿佛夏侯哲是在一炷香之前刚说过似的。

“道长，道长！”鲍颜承对着天空，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我求你开恩，保佑我鲍家，不要让我鲍家绝后呀！”闪电依旧，雷鸣不止，大地颤抖。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请求能否有回应也不抱希望，痛苦地闭上眼，无力地挥了挥手。家丁赶紧将乾坤圈挂在了产房门梁上。

鲍颜承转身环视着贴满道符的鲍府，已是泪眼婆娑。“老天啊，我鲍颜承是作了什么孽啊？”说罢又瘫坐在了台阶上。

“老爷，老爷，不好了！”刘管家一边高声喊着一边加紧脚步跑了过来。

“又出什么事了？”

“那个道士跑了！”

“跑哪儿去了？！”鲍颜承抓着对方的胳膊不停摇晃着，他不信。

刘管家深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情绪，说：“他说杭州城大难临头，他也无力再解救苍生，所以，所以他就坐船北上了。”

“什么，他就这么走了？”鲍颜承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吼道：“那你还不派人去追！”

刘管家万分无奈地说：“那道士料到您会去找他，所以留下口信让您别追。还说……”他又吞吞吐吐起来。

“还说什么？！”

“说灾星一旦降临，杭州城必定大旱。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您优柔寡断、善恶不分造成的。”

“够了！”鲍颜承阻止管家继续往下说，他实在是听够了。

天王殿外，风卷残云，呼啸而过。殿内，长明灯忽明忽暗，正在诵经的法海感觉到了一丝异样，抬起头，透过大殿的窗棂望向夜空，正看到流星划落。他急步走出大殿，仰望苍穹，面露喜色。但当他转头无意间瞥到弥勒佛那笑盈盈的神态时，不禁微微一怔，突然眉头紧皱，暗自说了句“不好”，便疾步走出寺院，隐没在了夜

色中。

漆黑的夜空中忽然一亮，一团火似的东西朝着产房直冲而来，门上贴着的道符烧了起来。鲍颜承一愣，身边的家丁及丫鬟们瞬间如麻雀炸窝一般，大呼小叫起来。

“啊呀，金圈没了！”不知是谁突然大叫一声。

“怎么回事儿？”鲍颜承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给弄懵了。

“老爷，金圈没了！”家丁指着大门说。鲍颜承顺着家丁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门上已空无一物。

突然，从书房透出一束光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只见书房大门敞开，那束奇怪的光正是来自墙上的仕女图。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拿走，拿走！”鲍颜承指着仕女图嚷道，大家没有一个人敢进入书房，反而一个个都往后退。

这时，产房传来了鲍夫人痛苦的嘶喊声。

“生出来了，生出来了。”稳婆抱着一个红色襁褓从产房内走出，却迟迟不愿将其打开。

“怎么样？生出来了？”鲍颜承关切地问。

稳婆面露难色，怯怯地说：“你自己看吧。”

鲍颜承小心翼翼地打开襁褓一角，只见一个通体泛白正散着红光的荷花状物体，花瓣似的肉体一片片地打开，露出一只拿着金圈的小手。

“妖孽，妖孽！”鲍颜承从稳婆手中夺过襁褓，正要往地上扔，却被家丁拦腰抱住。

“老爷，使不得呀！”

“老爷不要呀！”众人高喊着。

无论大家怎么阻拦，鲍颜承还是一把将襁褓抛出，不料却被从天而降的袈裟接个正着，缓缓落地，而襁褓中的那个肉体却毫发未伤。就在众人惊愕之时，鲍颜承又骂起来：“果然是妖孽！今日我若不除了你，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杭州百姓！”说完，冲上前，再一次抓起襁褓要往外扔。

“老爷！”鲍夫人跌撞着从屋里跑了出来，跪在鲍颜承面前，夺过襁褓，紧抱在怀中，哭着说：“老爷，求你了！虎毒不食子呀！他再怎么说是我们的亲骨肉呀！”

“夫人，他不是我们的儿子。他是妖孽，是妖孽！”鲍颜承似乎入了魔道一般。

“不！他不是妖孽，他是菩萨送给我们的。”

“夫人哪，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是妖孽。”

“不！不！”鲍夫人神情惶恐地看着丈夫。鲍颜承二话不说再一次抢过襁褓，

要将那个肉团置于死地。

“且慢！”法海一声断喝，鲍颜承愕然止住了动作。对于法海的突然出现，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疑问。

钱塘龙宫的密室中坐着一位身着孝服的年轻女子，凤眼、直鼻、樱桃似的小嘴，清丽脱俗，如同出水芙蓉一般。此时这女子神情有些恍惚，正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子。本该是豆蔻年华与相爱的人在一起卿卿我我，可她偏形单影只顾影自怜。在她的对面躺着一个道士打扮的男人。

昏迷许久的夏侯哲终于睁开了眼睛，只见眼前一片闪耀的银光，微微有些刺眼。他揉了揉太阳穴，待双眼稍微习惯后迅速打量起周围的环境来。远处有亭台楼榭，近处是珊瑚桌玛瑙台，而一旁玉石凳上端坐着一名女子。对着这个陌生的环境，夏侯哲一下子变得紧张万分。

夏侯哲紧张地问：“你是谁？”

“钱塘大龙女。”女子冷冷地回答。

“那我这是？”夏侯哲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在残存的记忆里反复搜索着，随后微微一怔，似乎明白了。他记得自己站在船头观天象，记得跟船夫闲扯了几句，记得突然间风云突变，一个接一个的大浪迎面打来，他落了水，再往后的记忆便是一片空白，直至睁眼看到面前这个女子。

“你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他愤怒地问。

“谁要抓你，是你自己掉到这儿来的！”大龙女说完便站起身朝着一团灵气走去，似乎那灵气里有某种东西抓着她的心。她出神地凝视着灵气，半晌过后才继续道：“过来！”不由分说便把道士拉了过去。

夏侯哲看到那团灵气的时候大为吃惊，脸上的表情古怪而复杂。

“从上面掉下来的人很多，没死的却只有你一个。你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上苍派下来帮我的吧！”大龙女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扫视着夏侯哲。他瞬间觉得从骨子里开始往外冒寒气。

“你到底要干什么？”

“废话少说，帮我三哥还魂！”大龙女指着那团灵气说。

听着大龙女的话，夏侯哲越来越觉得莫名其妙，问：“什么三哥，什么还魂？你疯了吧！”

大龙女冷笑起来，“他们都说我疯了，可是我没有疯！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几百年。快，你快帮我三哥还魂！”

这时候的夏侯哲猜也猜到了三分，便试探性地问道：“你三哥就是被哪吒打死的东海龙王三太子，你的未婚夫婿？”

“没错！”

夏侯哲庆幸自己的判断正确，怪不得如此年轻美貌的女子身穿孝服，原来是替未婚夫守孝，想到这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救你三哥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他知道自己这次不仅命大，而且还抓到了一个千年不遇的好机缘。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那个来帮我的人。你快说，只要能救我三哥，我什么都答应你！”

夏侯哲微微一笑，习惯性地摇起了那把鹅毛扇，说：“我要你身上的鳞片做交换。”

大龙女突然警惕起来，问：“你要这个做什么？”

夏侯哲慢悠悠地回答：“我要进京做官，总需要一块敲门砖吧！”

“好！”话音刚落，大龙女毫不迟疑地忍着痛苦，脱下鳞片交给了夏侯哲。她的动作何等干脆，仿佛那身鳞片是旁人身上的，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夏侯哲吃惊地望着眼前的龙女，不禁为她的直爽豪迈所折服，语气便也有些收敛，关照道：“你没有了鳞片，就不要住在钱塘江里了。龙井山上的龙潭风浪要小得多。”

“不要你管！你快说，到底怎样才能救我三哥？”大龙女打断了他。

“难得有你这样有情有义的女子。”夏侯哲肯定地点了一下头，继续道，“这个世上，能救你三哥的只有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大龙女追问道。

“净瓶。”夏侯哲的回答很干脆。“三太子的魂魄游荡多年，任何法力都无法将其召回，只有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才能将他的魂魄聚齐。只有得到净瓶，才能助你三哥重塑真身。”他补充道。

“净瓶？！”大龙女自言自语着，突然想起什么，双眼紧盯着夏侯哲，说：“净瓶现在不是正在天上由那个该死的哪吒看管吗？！”

“天象大乱，据我推算，净瓶已经到了人间。”夏侯哲肯定地说道。

“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大龙女大声喊道，“三哥，你放心，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一定会为你找到净瓶！”

光阴如梭，转眼已是二十三年后。物换星移，杭州城里却依旧没有下过一滴雨。

青山重叠、绿荫环抱的龙井山中，鲍家茶园的院子里有一棵特别高的茶树，虽历经数代依旧是枝繁叶茂。在一望无际的茶园里，尽管那棵特别高的茶树显得有些不协调，却从未有人对它有过不满或异议，大家反而都对它格外照顾。

现在，年轻的鲍家第九代传人鲍仁正舒适地躺在茶舍里，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前额上。山风温暖且夹带着一丝茶叶的清香，正吹着他乌黑的头发。他坚实的手臂伸在前面，修长而有力的手指正握着一把茶匙。他睡得如此香甜，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有鸟屎落在脸上也没惊了他的清梦。

“少爷，少爷！”与鲍仁自幼一起长大的书童严丰站在他身边，喊起来。见少爷迟迟不醒，严丰便发出怪声吓唬他。这招果然奏效，鲍仁闻声立马翻身坐了起来。

他天生两道浓眉一双秀眼，眼神清澈而坚定。略微上翘的嘴，看似有些薄情，可一旦笑起来，顿时会令人觉得温暖。他不仅面容俊朗而且身材修长，应该说在整个杭州中都属绝色美男，别说如花年龄的姑娘会青眼相加，就连半百老妪都想多瞧几眼。可偏偏这里的人谁对他都是见了就躲，仿佛他是凶神恶煞一般。

“干什么，站着也不说一句话？”鲍仁责怪道。

严丰掩嘴大笑起来。

“怎么了？我打个盹，睡会儿小觉，不是很正常嘛！”鲍仁伸了伸懒腰。

严丰依旧笑而不语。

“我睡得很沉很沉，差一点儿就睡过了头。”

“难怪少爷你……”严丰瞧着对方的脸，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少爷，昨天晚上难道是没休息好？这大中午的在茶园里居然能睡得那么香，这脸上沾了脏东西都不知道。”

“有吗，有吗？”鲍仁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脸。严丰实在看不下去，掏出手帕帮他吧额头上的鸟屎擦去。

“喏！”严丰把手巾递了过去。

鲍仁接过一看，再低头一闻，突然指着天空大喊大叫起来：“是鸟屎呀！啊呀，你们这些不长眼的臭鸟，竟然敢在我的脸上拉屎！下次被我抓到，把你们统统烤了下酒！”

“少爷，使不得，使不得！我们从小就受师父的教诲，所谓君子，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意思就是说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得体。”

“得体？什么意思？”鲍仁问。

“啊呀，就是说，不能说这些词！”

鲍仁不满地争辩道：“我说鸟拉屎就是污秽之言？那我该怎么说？说我有幸呀，这飞禽如厕在我脸上，还是说，我得意于它出恭在我脸上？”

听鲍仁这么一说，严丰真是哭笑不得，只能双手抱拳，说：“少爷，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呀！”

“哎，你真不愧是从小饱读诗书啊！”

“少爷，我的文采比起你来还差得远呢！”严丰真以为少爷在夸他，显得有些

羞涩。

“是呀，我是说你读的那些书都用来填肚子了！至于这儿呀，整个一块榆木疙瘩！”鲍仁边说边用手指戳严丰的脑袋。可严丰一点不动气，鲍仁见到他这个表情倒也没了继续打嘴仗的兴趣，“好了，还不赶快给我打水来洗脸？”他说。

“哦！”严丰嘴上答应，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鲍仁觉得很奇怪。

“去呀！”他说。

“去了！”严丰嘟着嘴回答。

鲍仁赶紧问：“西湖真的干了？”

“那倒没有。”严丰说。鲍仁听到这话心里绷着的弦似乎松了下来，连忙轻拍起自己的胸口。

“靠近岸边的已经见底了，可这湖中央还是有水的。”

“那你怎么不去打点水回来？”鲍仁好奇地问。

严丰“噌”地站了起来，一脸无奈地说：“少爷，不是我不去打水，而是有人不让打呀！”

“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都说完呀？不要我问一句你答一句。”鲍仁的手指又一次地戳在严丰的脑袋上。

“是，少爷！”严丰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是这样子的，今天一大早衙门就派了很多人把整个西湖给围了起来，还在一旁贴了告示，说从今往后再也不准在西湖里打水了。”

“由头是什么？”鲍仁双臂环抱，一脸的疑问。

“不知道，”严丰摇了摇头，“反正西湖被朝廷征用了呗！”

“那老百姓以后喝什么？”

“没说。”

“这不是逼人去死吗？！”鲍仁愤愤不平地说。

“那也没提。”

“唉，世态炎凉啊！”鲍仁无奈地摇着头，“这老天爷不帮忙，就眼看着黎民百姓如此受苦受难，这都多少年了，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鲍仁叹着气，看到严丰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自己，好奇地问：“怎么，我说的不对？”

严丰忙摆着手说：“不不不！不是不是！”

鲍仁明白了，认真地说：“唉，不会连你也认为是因为我才……”

严丰连忙打断他的话：“不不不，少爷，我没那么想啊！我绝对没那么想！你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是灾星转世呢！”

“嘿！”

“再说了，咱俩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这杭州城干旱，老百姓受苦，你不也是跟